



## 史学理论在历史学科领域里的领先地位和作用——何兹全教授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与中外史学交流”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史学理论在历史学科领域里的领先地位和作用”。史学理论在历史学科领域里应该起领先地位的作用。但题目很鲜明，发言内容却很贫乏，只是提几点想法而已。时间短，只能如此。

要说的第一点是，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思想好。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与中外史学交流”。这是很好的一个思路。21世纪将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里程碑性的伟大世纪；在这个世纪里，将逐渐看到全球化、一体化、地球村、全世界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曙光。这个曙光在20世纪后期，已微微可以看到，21世纪将更明朗。今后的史学，应该跟上客观形势的发展，人人都应该有世界一家的目光和胸怀，把世界历史看成一个整体，把中国历史看成世界史的一个部分。这个方向是客观决定的。世界经济的发展像蜘蛛网一样，逐渐把世界联成一体。一个地区的一点风吹草动，都会牵动世界。人民币贬不贬值，都会牵动世界经济。中国史和世界史已是息息相关的。在我看来，可以说今天我们举行的“20世纪中国史学与中外史学交流”，就是在世界一家的形势下，历史学的先走一步。

要说的第二点是，今天拿到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2年卷）有庞卓恒、吴英两同志的文章，题目是《历史学是科学还是“人文学科”》。我只是粗读，有些地方我还没有弄懂。我懂的是，文章批判了德国的兰克学派，法国的年鉴学派和其他国家的新史学，也批判了机械唯物论和教条主义，而归结到辩证唯物史观。我很高兴读到这篇文章。我希望史学理论界今后能多（量）而深（质）的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机械唯物论和教条主义对中国史学带来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一些对辩证唯物史观没有研究的人往往把教条主义之为害背上在辩证唯物史观的帐上。这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池鱼何辜哉！江泽民说过：“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的把思想认识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坚持科学的态度，大胆进行探索，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江泽民都批了，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更可以大胆的在史学领域里对教条主义进行批判。但批判是破，更重要的是立。我们需要的不是“辩证唯物史观”这个词。更加需要的是辩证唯物史观的内涵。要把唯物史观一条条的讲清楚。20世纪20—30年代，有很多这方面的书。现在我还没有看见过这方面的好书。我看，我们要写书、写文章。写书、写文章，讲清楚什么是辩证唯物史观。让那些没有接触过辩证唯物史观、而又有别的史学理论先入为主的史学家们有个比较衡量的机会。

要说的第三点是：对史学理论和史学著作提倡批评。我们现在的情势是：作学问各打各的拳，互不相关。学术应该开展批评。真金不怕火炼，真理不怕批评，真理愈批愈明。过去怕批评，是政治运动带来的。批判往往是和斗争联系起来的。一叶知秋，一说批判，无不害怕。现在时代变了，除老年人对批评还心有余悸外，对青年人已无什么影响了。学术开展批评，对推进学术发展是有好处的。你想不到的，别人替你想到了。你想的不够周密的，别人替你补充出来。你错了的，别人替你纠正过来。护短的思想，要不得；老子天下第一的思想，更要不得。接受意见，改正错误，这是学术研究中的乐事。

要说的第四点是向《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编辑部建议，贵刊除保持现在的编刊内容外，建议增辟：1、书评2、新著介绍。书评，不一定是新书，以20世纪的书为主，近代以来的书特别是名著，都在评价之内。为20世纪史学大师、大家、名家定位。新著，不一定是书，论文也包括在内。论文的作者，有年老的，有年轻的，要特别关注年轻的。抓年轻人中的尖子。从对新著的介绍和评论中培养人。

只说这四点吧。这四点，都是和发挥史学理论在历史科学领域里领先地位的作用有联系。说严肃些，这是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学科的历史任务。

何兹全

2003. 10. 18

[关闭窗口]